

暮游西山记

□ 王飞

向知杨升庵谪云南，为一方文昌，今游滇池，闻西山有杨升庵祠，遂往拜谒。

自海埂涉桥过滇池，右折行数里，即西山东趾，山人杂居为里巷村落，青山下屋楼辄涂丹粉，朱碧辉映，恍入异域。过苏家村，道旁有金碧琉璃复檐重门，背碧峴山而居高，荫千樟柏古木中，篆额“杨升庵徐霞客纪念馆”，壁镌“杨升庵祠”。明世宗时，杨升庵授翰林院修撰，会吏部给事中毛用成等同谏大礼，反遭降罪，廷杖戍滇，毛不敌杖而死。毛滇人，西山下有毛家屋园，其子延升庵居此，并于普贤寺之右筑碧峴精舍，升庵于此著书教人，访僧探幽，凡七年。愈三十年而未得赦，升庵老死南地矣，死后土人以精舍为祠，塑像其内，祭祀忠直教化之贤德也。明末徐霞客远游至此，沿滇池草海行舟，登岸慕名谒祠，乃今人同纪念二公于此也。

时已闭馆，推门不开，愈奇其内所有，遂窥于门隙，唯见台壁刻“炳耀南天”巨椽大字，他者檐角棵草耳。乃悻悻而去，见祠院壁贴“地理徐霞客，文章杨状元”，其侧有碧鸡徐霞客学校，不知其中学子愿有继为霞客否。

祠不得入，想杨升庵居此，常登山访华亭寺僧，见日稍仄，遂寻路折而上，穿山人人家，得一径，一翁于径侧桶汲山溪。径上辄古松，老干擎云入天百尺，翠色滴凉。行半，觉心闷气短，汗亦下，或为高原所致。稍憩而行，过亭，松间隐约见暮光中有朱墙苔瓦，日影斑驳，定华亭寺也，绕墙过，得寺门，额正觉寺，门亦闭，见门楼灯炉修造精美，遂叩门而访，有居士守门者，隔门而问，道以来意，门启允入，见一翁甚有仙骨，指顾院内长松间之影壁殿宇，此九龙壁也，彼观音殿也，虞于闭寺时辰，遂无复更入，远观而已。此寺为虚云禅师纪念堂，有驻僧十数。虚云禅师世寿百二十，苦行百年，兼承禅门五宗，兴六大祖庭，历坐十五道场，法嗣凡百万众，为禅宗之泰山北斗也。正觉、华亭、太华今为住持一山统管。与翁道数语乃谢辞，依翁所指，折而上。

过“禅宗祖庭”山门，门有联极佳：“身本如来自是长生不老，寿膺无量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过即华亭禅寺也，知内尚存杨升庵题联：“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处，群峰朝阁下晴雨浓淡倚阑人在画图”中”。寺始于宋，历废，民国时，虚云禅师龄近期颐，应云南

总督之请，自鸡足山来此大修华亭寺。寺门亦闭，崇楼高阶，内殿隔高墙不可见，唯见古松奇柏间之华顶翘檐而已。寺外不知作何修造，机械土石庞杂，有土人居所亦污秽，佛门重地不清净若此。门右隔路有大圆台，圯废然貌甚古，正对滇池草海，林外可见银水白光。绕其后，则庙后门也，门特绮丽，雕龙画栋，斗拱飞檐，竖额“云栖”，想西蜀之友云栖阁老定喜此也，其亦文及杨升庵，知此祠寺二所，必欲亲作西山游也。门右数武为海会塔院，安奉寺僧灵骨地。

再行遇一崖壁，刻“太华古道”，为徐霞客游历所登也，遂步其旧迹而上，过石坊，径愈陡，数阶而一磴，磴磴上升，心复闷而畏上。不知徐霞客亦有高反否。力上，阶尽道平，足顿轻。有松鼠跃道间觅食，道左栏外林疏，始见滇池白水、湾外城市也。道忽左折，为徐霞客所谓“山迹处”也，折处一小桥，古应有溪瀑。蹶而过，即见绿洞外有朱墙隐现，至则为太华寺也，其于华亭寺各踞一峰，以太华古道连之，若两臂，方所行，若行人之怀抱中也。

夫西山诸寺不以排臂连云、崇丽宏大胜，太华寺尤精丽且古。门左右阶通高台，台上立石坊，绝精巧，颜“峻极云霄”。穿而过，拾级则寺门也，门下左右有康熙功德、诗文碑，窺门内天王殿唯见香桌蒲团耳。台两榭植芭蕉绿藤，对有银杏松柏，绝古，侧有碑记，传为建文帝流亡此地所植。太华寺建于元，门对滇池，于古树外一碧万顷。乃石坊额“西岳揽胜”，联：“滇海波平餐镜清清真可鉴，西山雨霁太华缥缈总凭登。”右折而出，有“一碧万顷”山门。

过山门右上二里许，即龙门罗汉山下也，其西山踞极高、景奇绝处。见暮色渐浓，急趋走。削崖为径，石欹嵌盘屈，中多奥巧类太湖者，险侧植松柏，松香盈鼻。径深处临崖有楼名翠波，台栏环之，登而望，南北滇池，水势黏天，岸渚舟楫，如芥如豆；城外远山，舟外远水，水上远云，辄缥缈杳冥。然不以为大观处也，仰望檐上，苍崖密松间蕊宫琳宇，荧煌金碧，如鹊巢燕窠，叠簇凌云，于此能望，必大观也。

然经尽处山门落锁，九层十二阁辄不能游矣。询诸一游客，道自来处一山径可另通，遂退而寻，果然得之，径曲而上，愈行而石愈多，密林古藤中如屋如门，如台如屏，人若行石阵中，有群石削立者，若宋人画远山也。山径折处忽见一亭高踞，其下石形辄列若莲萼，路莲瓣而上，豁然城市自山外



出，亟登亭而望，云水灯火，青白斑驳，城市楼台，奔来眼底。此处可观日出而迎曦，又胜于翠波楼也。时山风自脊背袭来，吹汗令冷，遂下。

攀行数里，时暮色已合，阒静若太古，唯闻虫声。目不辨磴，足下苍白，亟举电筒照引。颠沛万山乱石中，趾、膝、尻辄痛麻酸颤，汗自髻颌下，衣半湿。想径外古木草莽，或隐居禽兽猴蛇，益惧，以瓶击股作响。闻间林外有人嚟啸之声，亟啸以应之，量亦是惊鼠骇猴，壮胆而已。再行，暮转为夜矣，光中忽见一人形石，若白衣立者，心眼俱骇，汗益出。时径中光动，啸以探之，得应，辨有数男女下，

亦是秉灯夜游者也，游山不尽，膏以继日，竟有痴者若栖园者也。告以再上为凌虚阁，乃心稍平复，虫鸣叽叽亦为佳听也。再上攀，凡数十折而数百阶，渐闻有人语，墨树后有阁翼然，阁上明月一轮，升暗夜山巅之上，清冷之极。月下亭亭栏闳，若桂宫瑶台。凌虚而望，身在钧天上也，栏外人间，灯火煌煌，尽尘世俗界。半日登游，至此扶杖遐举，有升仙之想也，乃至此方为大观也。

升庵霞客两袞袞，势与南天太华雄。暮访寺祠都不遇，趁月攀往凌虚官。

扶栏得数句，遂步月光、闻虫鸣，依山势而下。

故乡的老屋

□ 费城

一棵苦楝树，又一棵苦楝树，在那棵长得最高的苦楝树下，呆立着老屋。

老屋很老，房梁上布满苔痕和蛛网，沉浸在岁月的静穆里。面对故乡，那些纠缠的记忆，如同纠缠的蛛网牵动着我们的神思，时而温暖时而疼痛。

老屋房顶的瓦楞上积满了旧年的尘垢，蒙尘的窗纸洗白了那些无声的岁月。暗黑色的脊字间，不时有邻家栗色的猫轻轻跳过黄昏，倏忽于暗淡的暮色里。

在老屋的土墙根上，几朵零碎的野花被遗忘在风里。没有人来打扰它们的花期，也不会有人正视它们的存在。它们就这样蛰伏在幽暗的光线里，始终低垂着头颅。岁月在这里凝滞不前，仿佛一切都是一种静默的存在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这座破旧的宅院里，母亲们是永远的主角。那袅袅的炊烟，熏白了她们的发辮。随着我的母亲迅速老去，她的脸庞有了时光雕刻的痕迹。如今，她鬓发斑白，目光日渐混浊，但守望儿子的眼神依然不减当年。

又一年，在一阵绵绵的雨中，老屋的土墙

在一天夜里轰然坍塌，整座屋瓦倾斜在风雨中。母亲几次想找人将墙再垒起来，但终未能如愿，这成了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前段时间，我又回到村子。在经过老屋门前时，我看到儿时那扇从未锁过的大门，被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紧紧地锁着，自从父母挪出去后，这里的一切竟变得如此萧条。门框和窗户斜靠在一边，门槛上那些被我们触摸得光滑的青砖上，还隐约残留着儿时伙伴们用粉笔写下的至至扭扭的字，以及门框围栏上那一道道长短不一的身高线。这一切，竟是如此亲近又是如此遥远，蒙尘的时间无所不能，轻而易举便能将我们童年时代的每一寸成长印记，悄然覆盖。

我知道，那些流逝的时光也会慢慢消磨掉我们脸上的青春，包括短暂易逝的光阴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推开老屋老旧的木窗，看到故乡院子里的树木正吐露着芬芳。那些乡间的花草和树木因为历经年月的栽培，早已变得郁郁葱葱。一株株苦楝树的细叶子绿得发亮，紫色的碎花散落在墙头上，虽然不香，却开得很久，落的时候，树下常引来不少鸟雀在那里啄食。

冬去春来，老屋也随着时光老去，飘摇在风雨中，像一张寂寞的嘴巴，在风里张着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……

□ 周林

场中路是上海外环线以内正北方的一条东西向交通干道，东起逸仙路、西止沪大路，建于1936年，全长约6千多米，穿越上海宝山、北静安（闸北）和虹口三个地区。80多年来，场中路留下了不少历史变迁的印迹，见证了地境四周由农村田野向城市化的演进。

1983年左右，共和新路以西的场中路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拓宽改造，场中路由过去的“羊肠小道”一跃而成两车道的现代化马路。好像是一眨眼的功夫，路边的自然村和田野小河渐渐消失了，曲沃路、临汾路等以山西省地名为路名的马路纷纷诞生，现代化的小区楼房拔地而起，变得与一些市中心马路无异。

至今场中路上从东到西仍有南泗塘、西泗塘、东茭泾三条比较大的河流横穿，风景独好。有河自然就有桥，因此场中路上不少路段仍呈“此起彼伏”状。如果乘187路公交车从西往东行驶，细心的人会发现，从车窗外依次看见三号桥、二号桥，却不见一号桥。但场中路上确实是有三座桥，从东到西依次是忠烈桥、二号桥、三号桥。显然忠烈桥应该是一号桥，但为什么一号桥会称忠烈桥？既然一号桥成了忠烈桥，那么后面两座桥按顺序应该是一号桥和二号桥，但为什么又仍按实际的桥数排列？

场中路在修筑之后的长时间内，只是连通中山路（后改名逸仙路）和大场（镇）之间的一条乡间小道。1958年以后，随着彭浦工业区的建设，共和新路向北延伸，场中路两侧才陆续建起一些仓库、商店、工厂、运输公司和牧场。所以在1983年之前，场中路两侧基本还是分散的自然村、广袤的田野和纵横交织的小河，一派田园风光。直到1990年之前，场中路从东到西尚有5座桥，依次是忠烈桥、一号桥、二号桥、三号桥、四号桥。

当时忠烈桥是横跨斜塘河上的一座桥，得名于桥西北面的无名英雄忠烈墓。忠烈墓是1932年3月以后，为安葬和纪念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中阵亡的我军将士和普通平民，宝山人民集资建造的墓地。所以通向墓地的一条小路就称为无名英雄路，又称忠烈路，墓地前的这座桥自然就叫做忠烈桥。后来在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中，此地遭到日寇飞机的狂轰乱炸，无名英雄忠烈墓被炸毁，地境四周也渐渐变成了农田和村庄，但是忠烈桥这个名字却保存了下来。

1984年，忠烈桥被重修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型公路桥。原无名英雄路因连通洁源路而改名洁源支路。同时桥东堍南侧新建了9幢6层楼的新工房，围合成一个小区，名为“忠烈小区”。如今，无名英雄忠烈墓早已湮灭，但是忠烈小区内置有“忠烈石景”等雕塑文字标语景观，与忠烈桥相互映衬，还是能让人感受到此地独有的历史气息和文脉。之后，斜塘河改名为南泗塘。2005年，忠烈桥再次加固修建，是连通场中路东西交通的一座繁忙小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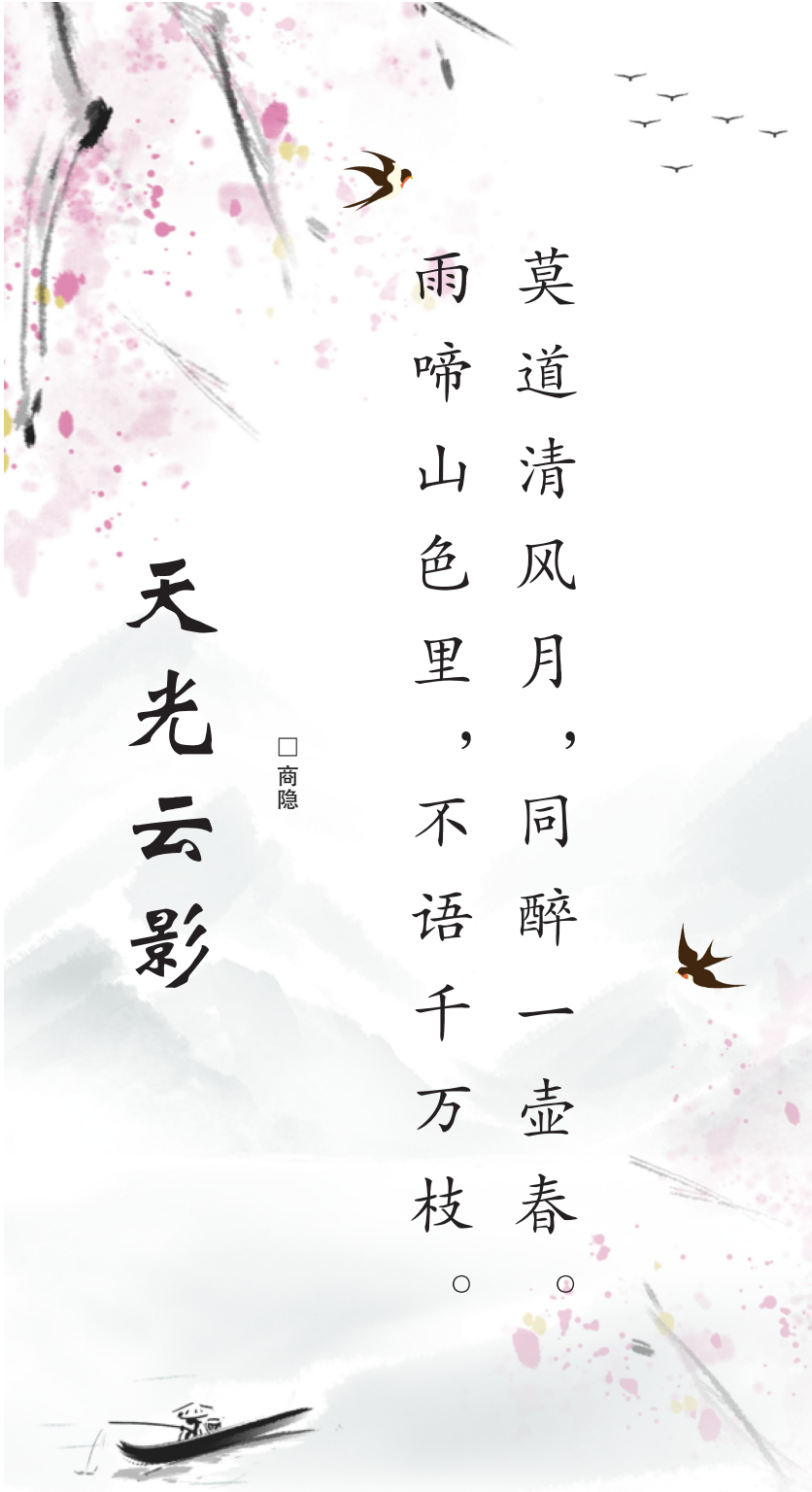
从忠烈桥向西约数百米，便是西泗塘河，河流由北向南弯弯曲曲，最终并入俞泾浦。横跨河上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便是二号桥。但在1990年之前，西泗塘河称新塘港，现在的二号桥称一号桥，因为从东到西排列，除了忠烈桥，此桥确实为此后路段上的第一座桥，为方便人们记忆和指认，便顺理成章称为一号桥。如此，向西过共和新路，曲沃路附近的洪桥村口便是二号桥。再往西到东茭泾，河上的桥便称三号桥。三号桥往西便是平民村，村口的一座小桥便称四号桥。

然而1990年之后，随着共和新路南北高架桥的建造和地铁1号线彭浦新村站的开通，曲沃路、三泉路等马路的延伸拓宽以及两条小河的填没，二号桥和四号桥便消失了。

随着周边道路的发展，场中路西部的某些路段又成为“瓶颈”。直到2014年前后，这里再次进行拓宽改造，有关部门经过充分“挖潜”，采取缩窄上街沿、移走行道树、搬迁“钉子户”等方法，终于使这一段的场中路由以前的四车道马路变为六车道马路，增加了隔离护栏，安全系数大增，整条马路也变得更加畅通、漂亮整洁起来。同时，改建加宽了三号桥，在桥的北侧东岸建造了长达1650多米的东茭泾沿线综合绿地，既满足了周围居民的健身要求，也为场中路带来现代化的河滨景观。

按照实际情况，前面二号桥消失时，此地的三号桥应该补位改名为二号桥，但为什么没改呢？其实，地名的演变本身也是历史，地名的更改也需考虑它的延续性。原来三号桥四周因有第二牧场和牛奶公司、乳品五厂等企业及自然村，是昔日场中路上一个比较知名的路段，很早公交北涇线就在此设立“三号桥站”。一说起三号桥，四周居民无人不知。所以贸然改名，恐怕会引起认知上混乱，更重要的是“三号桥”这个看似没有任何地域色彩的称谓，其实已经包含四周居民的情感记忆，蕴藏着特定的历史习俗意义，所以三号桥没有改名。

但是这样一来，有一号桥、三号桥，没有二号桥，也会引起疑问甚至歧义，所以综合考虑之后，将原来的一号桥改为二号桥，这样场中路从东到西：忠烈桥（实际的一号桥）、二号桥（西泗塘桥）、三号桥（东茭泾桥）依次排列，既保留了三号桥的历史习俗地名，又遵从人们的认知规律，这也是一种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举措。



《沁园春·游新疆》 朱峰书

